

THE WORLD BANNED BOOKS COLLECTION

世 界 禁 书 文 库



情 爱 笔 记

[秘鲁—西班牙]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 著

时 代 文 艺 出 版 社



THE WORLD'S LARGEST eBook COLLECTION

1000+ eBooks Available for Free

世界禁书文库

情爱笔记

(上)

原 著 [秘鲁—西班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翻 译 孟宪臣 赵德明

世界禁书文库

情爱笔记

(下)

原 著 [秘鲁-西班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翻 译 孟宪臣 赵德明

情爱笔记
QING AI BI JI

中文版权所有©—1996.时代文艺出版社

The Time Literature & Art publishing House

本书版权由西班牙卡门·巴塞斯版权公司通过译者授予
情爱笔记

作 者:[秘鲁—西班牙]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译 者:孟宪臣 赵德明

责任编辑:安春海

版式设计:安 然

封面设计:章桂征

责任校对:王文季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社址: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邮编:130021

开本:850×1168毫米 32开本

字数:321千

印张:16

印数:2000册

版次:2000年10月第1版

印次: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北京市朝阳区飞达印刷厂印刷

书号:ISBN 7-5306-2898-4

应该把他的缺陷看做一件皇袍，从容不迫地穿着它，就像一个鲜为人知的、人们装作一无所见的光环。

世间只存在有缺陷的生命，它们的轮廓正在空气与天光污泥中变得模糊不清。

美是一种神奇的外形上的缺陷。

世界禁书文库

继母颂

翻 译 孟宪臣 赵德明

第一章

卢克莱西娅太太的生日

卢克莱西娅太太过 40 岁生日那天，她在自己的枕头上看到一封信，是她孩子的笔迹，上面写着这样一些亲切的话：

“继母，祝您生日幸福！”

我没有钱给您买生日礼物，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学习，我要考第一名，把它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您。您是世界上最好的、最漂亮的女人，我每天晚上都梦见您。

再一次祝您生日幸福！

阿尔丰索”

已经过了半夜 12 点了，她的丈夫利戈贝托仍在澡盆里洗澡，每天晚上睡觉前他都要这样洗一次，洗起来又复杂又慢。（性交之后这样慢腾腾地洗一下、泡一下也是满有意思

的，因为他感到还没有尽兴。）而卢克莱西娅太太则被儿子信上的话所打动，她很想去看看儿子，对他说句感谢的话。信上这些话就证明她在这个家里是受到欢迎的。他可能睡着了？不过，没有关系！要是睡着了，我就在他的脑门上轻轻地吻吻，他也不会醒的。

她站起来朝楼下走去。楼道上的灯早就关闭了，楼梯上铺着地毯。她一边走，一边想：“我已经取得了他的信任，他已经喜欢我这个继母了。”结婚前就怕后儿子与她合不来，现在看来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它就像早晨起来笼罩在利马市上空的薄雾，夏日的朝阳一旦升起，也就云消雾散了。她忘记穿睡袍了，上身只穿一件薄黑纱女衫，连裤衩也没有穿。借着街上的灯光，看得出她身上的肌肉线条依然很美丽。一头披肩发随着她迈出的轻盈脚步晃来晃去，耳朵上的耳环、手上的戒指、脖子上的项链还没来得及摘掉。

儿子的房间里还有灯光。丰乔^①每天晚上看书看到很晚才睡。卢克莱西娅太太用手指轻轻敲了敲门，便走了进去。“阿尔丰索！”在台灯的黄色灯光照射下，她看到一张宛如圣婴耶稣一样可爱的小脸，他面前摆着一本大仲马的书。儿子长了一头金黄色的头发。见到她出其不意地出现在面前，脸上的表情有点紧张，半张着嘴，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一双蓝色的大眼睛闪烁着，在半明半暗中寻找她。卢克莱西娅太太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温柔地看着他。多英俊的孩子！简直就像个小天使！这使她想起丈夫锁在柜子里的那

① 阿尔丰索的爱称。

些艳情画中的一个侍童。

“是你呀，继母！”

“丰乔，你给我的那封信太美了。它是我这次过生日收到的所有礼品中最好的一件，我敢对你起誓。”

儿子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床上，伸着双臂看着继母的脸蛋儿微笑。太太也笑眯眯地朝儿子床前走去，突然她发现——猜着了？——儿子那闪烁着高兴的目光从她的脸上移开，朝她身上看去，看得发愣。“我的上帝，你可是光着身子来的！”她想。“你怎么连睡袍也不穿就这样来了呢？你太愚蠢了！叫孩子看见了这像什么话呀！也许因为喝酒过量了？”

这时阿尔丰索搂抱着她说：“生日快乐！继母！”他清脆而无忧无虑的童声，划破沉静的夜幕，使得夜晚也变得年轻了。卢克莱西娅太太感觉到儿子仍然有点瘦小的骨头硌到了自己的身体，这时，她联想到儿子的那个小鸟。她心想，要是我使劲抱他一下，他会像芦苇一样折断的。此刻，儿子站在床上才和他后妈一样高。他用纤细的小胳膊抱着她的颈项，又用嘴巴去亲吻她的面颊。卢克莱西娅太太也搂抱着他，她用一只手抚摸了一下儿子的脊背，感觉到一节一节突出的脊柱。“我非常爱你，后妈。”儿子对着她的耳朵柔声细气地说。卢克莱西娅太太感觉到儿子的两片薄嘴唇在舔自己的耳朵，感觉到一阵阵热气喷在耳朵上，一会儿又咬她的耳朵，就这样，又是亲又是咬的，在那儿玩她的耳朵。她同时也感觉到儿子一边对她这样亲亲热热，一边又在禁不住地笑。她非常激动。这时，她想起与自己要好的几个女朋友在

未结婚前曾经提醒过她，后儿子将是个莫大的障碍，他会使她很难与丈夫处得融洽，有前窝孩子的夫妻永远不会太幸福。一想到儿子对她这么好，她便激动得难以自我，于是也亲起儿子来，先亲他的面庞，又亲他的前额，吻他的卷发。这时，她似乎模模糊糊地感到不知从什么地方，究竟从远处，还是从近处，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有一股特殊的情感从自己的身体里面产生出来，一下子传到了她身体的那些敏感部位——乳房、腹部、大腿、脖子、肩膀、脸上——正是这些部位在和儿子的身体接触着。“你真的爱妈妈吗？”她反问儿子，企图挣脱出来，然而，阿尔丰索使劲地搂着她，怎么也不放开她。相反，越搂越紧，一边口中唱着回答她的问话：“我非常爱你，后妈，我最爱的就是你。”一边搂着她的脖子吊起来。继而，他的一双小手捧着她的脑门，把她的头往后一仰，连珠炮似的吻她的前额、眼睛、眼眉、面颊、下巴……当儿子的小嘴唇寻找她的双唇时，她把嘴使劲地闭着，感到不知所措。阿尔丰索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她应该把他丢在一边，不理他吗？不过，他不知道，他还不懂事呢！他的嘴巴这样吻来吻去，有时弄错了位置才亲到她的嘴唇上，他不会有其他邪念的。

“好了，现在你该睡觉了。”她挣脱掉儿子的搂抱后说，竭力表现出潇洒自然来，“再不去睡的话，明天早上就起不来了，小东西。”

儿子躺在床上，点头表示同意。他的面颊泛起一阵阵红润，仿佛陶醉在一种异样的情感之中。他不会怀有恶意的！瞧他那张稚气的面庞，那双纯真的眼睛！那个蜷缩在床单底

下的瘦小身体，这一切不正是他天真无邪的说明吗？腐化的是你，卢克莱西娅！她给他把毯子盖好，把枕头弄好，吻了吻他的头发，把台灯关掉，离开儿子卧室时，听到他尖声尖气地说：

“我一定考第一名，把它作为礼物送给您，继母！”

“肯定吗？丰契多？”

“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卢克莱西娅太太顺着漆黑的楼梯（楼梯就是她的同谋）返回自己的卧室时，觉得从头到脚一阵阵发烧。“可是，我并没有感冒发烧呀！”她自言自语，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难道一个小孩子无意识的抚摸就会使她如此激动？不可能！是你自己变坏了，你这女人！因为，事实是她只觉得浑身冒火，双腿间也湿乎乎的。真丢人！卢克莱西娅，你太丢人了！就在这时，她突然想起一个有点淫荡的女朋友给她们讲过的一个故事。那天，有人举办了一个茶话会，募捐给红十字会。那个女朋友与自己坐在一处，她讲完故事时自己羞得不好意思，满脸通红，而有人则哈哈大笑起来。那位女友说，午休时，她一丝不挂，怀里搂着她的一个仅有几岁的养子，他给她搔痒挠背时，她就感到浑身像一团火似的燃烧。

利戈贝托赤身裸体地仰面躺在红色床单上，床单上面印有看上去宛如蝎子似的黑色图案。卧室里没有开电灯，但街灯的余光仍可照亮他们的卧室。只见他四肢伸张着，胸口和阴阜处的毛黑乎乎的隐约可见，躺在那里一动不动，卢克莱西娅太太脱掉拖鞋，躺到丈夫身边，连碰也未碰她。她的丈夫睡着了吗？

“你上哪儿去了？”丈夫满含柔情地问她。从他的语气中，她深知他有点急不可待了。“亲爱的，你为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

“我去吻了一下丰契托，他给我写了封信，祝贺我生日，你不知道吗？信写得太亲切了，我几乎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她知道丈夫在静听自己述说。这时，他伸出右手去抚摸妻子的大腿。她感到情急如火。他用手把她的睡衫掀开。“他会不会发现我的身下湿乎乎的呢？”她有点不自然，但这种想法瞬息即逝，当她上楼梯时的那阵冲动又向她袭来，她感到全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她真有些等不及了。

“丰契多看到你只穿件睡衫？”丈夫和她一样，火烧火燎的，“不过你这身打扮让小家伙看见了似乎不大好。今天晚上他可能头一次做个想女人的美梦。”

她听到他忍不住笑了，她也报之以笑。“说什么呢？你这傻瓜！”说完，故意装着生气似的用左手打了他一下，然后这只手就放在丈夫的肚子上，顺势往下摸去。

这时，利戈贝托把她拉到自己身上，狂热地亲吻她，并把舌头伸进妻子的嘴里。她顺从地闭上双目，只觉得丈夫的舌头在她口腔里不停地蠕动，一会儿舔她的舌面，一会儿舔她的牙床、硬腭。她知道丈夫这是在刺激她，想尽量使她进入最佳状态。卢克莱西娅太太确实感到沉浸在幸福的漩涡中，她好像觉得自己身上的每一个部位都在跳动，但同时，仿佛在一面掉了水银的镜子里面看到一张小天使的可爱面庞。这时，丈夫把她肥大的睡衫掀开，抚摸她的臂部，然后又将手移到她的胸部，不停地揉搓她的乳房。她听到他极其

亲昵地说，他爱她，正是她使他开始了解真正的幸福生活。卢克莱西娅也吻他的脖子，轻轻咬他的小奶子，听到他在呻吟。继而，又去舔他的耳朵。她听到他就像一只公猫那样咕噜咕噜地呻吟着，她则哼哼唧唧地呻吟着，一会儿说痛，一会儿说舒服，同时她又模模糊糊地看到一个圣塞瓦斯蒂安在那里受刑，被钉在十字架上。她舒服地闭上双目，双手抱着脑袋，胸部向前挺着，骑在他这匹爱情的大马上，与他节奏协调一致地一晃一动，口中不停呻吟着……直到她觉得自己舒服得要死过去一样。

“我是谁？”她没有听清，追问了一句，“你说我是谁？”

“你是利迪亚国王的妻子，亲爱的。”丈夫利戈贝托冒出了一句，然后进入了梦乡。

第二章 利迪亚国王

我叫坎达乌莱士，是利迪亚的国王。我的国家位于何尼亚和卡里亚之间。这几个国家地处现在叫土耳其的国土中央。最使我这位国王骄傲的不是我的国土——我的国土处处是丘岭，终年干旱，土地贫瘠而又龟裂；最使我骄傲的不是我的那些牧民——他们在国家受到来自亚洲的弗里西奥人、埃奥里奥人或是多利奥人入侵时，会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保卫祖国，他们也曾打败过骚扰我国边疆的腓尼基人、拉塞德莫尼奥人以及埃斯西塔的游牧民族；最值得我自豪和骄傲的是我的妻子卢克莱西娅的屁股。

我就喜欢不厌其烦地叫它屁股，而不是叫它肛门，也不叫它臀部，更不是叫它腓。当我骑在她的屁股上，我就忘乎所以。具体的感受是：就像骑在一匹肥大的母马屁股上，上面毛绒绒的，舒服极了。我妻子的屁股是硬邦邦的，而且很大，就像传说中所说的那样，在她的屁股上可以容纳下千军万马进行战斗。（我常听到我的侍从们这样说，可我不生

气，反倒高兴。)当我叫她跪下，要她亲吻地毯时，我就可以把她掀起的屁股看个够。这时它的姿势达到最完美的程度。每一半屁股就是一个肉的天堂，中间由一条细小的沟把它分为两半，我看到沟沿上全是细细的毛，其间有白毛，有黑毛，还有既不白也不黑的毛，一根根，一簇簇，看上去亮晶晶的，我妻子的屁股使我想起曾经被我们消灭掉的那个巴比伦民族教堂里的祭坛。用手去摸，你会感觉它硬邦邦的；用嘴巴去亲吻时，你会感到它甜丝丝的；你要是去拥抱它，你会觉得它很大；在寒冷的夜晚你会觉得它热乎乎的，要是你高兴时，可以枕在它上面睡觉；当然在你做爱时，它会给你带来无穷无尽的乐趣。征服它并不容易，起初会使你感到疼痛，甚至需要莫大的勇敢精神，你才能冲破向你负隅顽抗的肌肉。这需要坚强的意志，需要一个颇长而坚硬的阴茎。它不惧怕任何事物，不惧怕任何人，而我就具备上述条件。

当我对我的侍卫官（他是达斯西罗的儿子）兼部长吉海斯说，我引以为荣的不是我在疆场上征战时取得的英雄业绩，也不是在法庭上展现的我那公正无私的裁决能力，而是在灯光照耀下的松软牙床上对我妻子卢克莱西娅创造的那些令常人惊讶的房事。他则不以为然地笑笑说，我是在对他开玩笑。然而，我不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我敢说，利迪亚的很多人不敢和我比赛。一天晚上，我喝醉了，我想试试看，就把我最好的武士，那个埃塞俄比亚奴隶阿特拉斯叫到卧室。我命令卢克莱西娅弯下腰，并且命令阿特拉斯骑到她屁股上。不知道是因为我在场他胆小还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干过那种事，结果他就是爬不上去。我见到他爬了几次，累得呼

哧呼哧直喘，怎么也爬不上去，结果他服输了。（为使这事不让人知道，后来我把阿特拉斯斩首了。要是传出去，太伤我妻子的自尊心了。）

我确实很爱我的王后。我觉得她身上的一切都是美的，甜的，但是假如把她的双手、双脚、身段以及她的嘴巴与她那硕大而滚圆的屁股相比，前者就显得不够味了。她的鼻子有点往上翘，眼睛也没有多大神气，只有当她感到满足或者发怒时，才动一动。我曾经就像一位教堂里知识渊博的学者发现了一本罕见的古书那样爱不释手，夜以继日地研究过我妻子身上的每一个部位，我自认为我对她研究透了，然而，每天——更确切点说是每天晚上——我都发现新的更令我感兴趣的东西：她那滑溜的肩膀，好玩的胳膊肘，突出的脚背，圆圆的膝盖以及她胳肢窝下那些透着蓝色的腋毛。

有人结婚不久就厌恶自己的妻子。夫妻间那种淡而无味的床上生活会使人兴趣减退。他们说，天天、月月、年年就和自己的老婆睡太没有意思，到头来一点也激发不起人的兴趣。我虽然与卢克莱西娅结婚许多年，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对她产生过一丝厌恶的情绪。我从没有想到我会喜欢第二个女人。我出去打猎时（打虎，打象）或者我出去征战时，一回忆起她，我总觉得她就像我刚结婚时那么令我如痴如醉，有时在军营帐篷里我感到孤寂难以入睡时，为了排遣寂寞，便命人找几个女奴来开开心，可是我一抚摸到她们的身体就感到失望，她们的那玩意儿就那么丁点，哪里比得上我的卢克莱西娅的大屁股。因此，我的心里只有妻子，因此，我只爱我妻子一个女人。当我诗兴大发时，我写诗赞美她，对着她